

獨秀文存





## 談政治

(一)

本誌(新青年)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，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，他們都不以為然。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，所以常常勸慰慈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。在他一方面，外邊對於本誌的批評，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。我對於這個批評也不能十分滿足，曾在『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』演說中回答道：『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，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；我們不是不要憲法，是要在社會上造成自然需要新憲法底實質，憑空討論形式的條文，是一件無益的事。』因此，可以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，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，一方面也不願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

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你談政治也罷，不談政治也罷，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，政治總會尋着你的；但我們要認真了政治底價值是什麼，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。

以上的說話，雖然可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，但是過於簡單，沒有說出充分的理由，而且不會包含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。所以現在要詳細談一下。

(一)

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，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：一是學界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；一是商界，上海底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；一是無政府黨人。前兩派主張不談政治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，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；因為他們所以不談政治，是受了爭權奪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，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政治。後一派是從根本上絕對主張人類不應該有一切政治的組織，他們不但反對君主的貴族的政治和爭權奪利的政治，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對的。

我對於這三派的批評：在消極的方面，我固然很有以他們爲然的地方；在積極的方面，我就有點異議了。

前兩派只有消極沒有積極的缺點，最近胡適之先生等「爭自由的宣言」中已經道破了。這篇文章開口便說：『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，但是實際的政治却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。』要除去這妨害，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。

後一派反對政治，從消極的方面說起來，也有一大部分真理。他們反對政治，反對法律，反對國家，反對強權，理論自成一系統，到沒有普通人一面承認政治，法律，國家，一面反對強權的矛盾見解。強權是少數人的或多數人的，廣狹雖然不同，但若是沒有強權便沒有法律，沒有法律還有什麼政治國家呢？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強權，國家，政治，法律是一件東西底四個名目，無政府黨人一律反對，理論到算是一貫。古代的社會契約（Social contract）和中世紀的自治都市（Commune），不但不是普遍的，而且是人類政治組織沒有進化到近代國家的狀態。近代國家是怎樣？Franz Oppenheimer 說：國家底唯一目的，

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權，并且防禦內部的叛亂及外部的侵襲。這主權底目的，也就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經濟的掠奪。（詳見 Christensen'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, P. 72 所引）Christensen 說：國家是掠奪別人并防止別人來掠奪的工具，他的目的並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間底戰爭，乃是使這戰爭堅固而更有效力。（見前書七三，七四頁）羅素說：國家底骨子，就是公民集合力底倉庫。這力量有兩個形式：一是對內部的，一是對外部的。對內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；對外部的形式是戰鬥力所表現的陸海軍。國家是一定區域內全住民底集合體，依政府指揮用他們聯合力所組織起來的。國家底權力，對內僅限於叛亂的恐怖，對外僅限於戰敗的恐怖；所以他阻止這兩樣是絕對的。在實際上他能夠用租稅名義奪人家底財產，決定結婚和繼承底法律，懲罰他所反對的意見發表，因為要把一種人民所住的地方劃歸別國他能置人於死地，並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強健男子到戰場去賭生命。在許多事件上，違反了國家底目的和意見，就是犯罪。（見 Russell'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, P. 45, 46, 47.）過去

及現在的國家底作用實在是如此，我所以說無政府黨反對國家，反對政治，反對法律，反對強權，也有一大部分真理。

從消極方面說起來，無政府黨否認國家政治，我們固然贊同；從積極方面說起來，我們以為過去的現在的國家和政治，過去的現在的資本階級的國家和政治，固然建築在經濟的掠奪上面；但是將來的國家和政治，將來的勞動階級的國家和政治，何人能夠斷定他仍舊黑暗絕對沒有進步的希望呢？反對國家的人，說他是掠奪機關；反對政治的人，說他是官僚底巢穴；反對法律的人，說他是資本家私有財產底護符；照他們這樣說法，不過是反對過去及現在掠奪的國家，官僚的政治，保護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，並沒有指出可以使國家政治法律根本搖動的理由；因為他們所反對的，不會將禁止掠奪的國家，排除官僚的政治，廢止資本家財產私有的法律，包含在內。

或者有人說：就是將來的禁止掠奪的國家，排除官僚的政治，廢止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，仍然離不掉強權，所以不從根本上絕對廢除國家政治法律，這幾種強權，實現自由組

織的社會，不能算徹底的改革。

我們對於這種意見，可以分開理論和事實兩方面的討論：

從理論上說起來，第一我們應該要問：世界上的事理本來沒有底，我們從何處做起？所以懂得進化論的人，不應該有徹底不徹底的觀念。第二我們應該要問：強權何以可惡？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，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，壓迫弱者與正義。若是倒轉過來，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，排除強者與無道，就不見得可惡了。由此可以看出強權所以可惡，是他的用法，並不是他本身。我們人類文明最大的效果，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；例如水火都可以殺人，利用水便得了行船，洗濯，灌溉底效用；利用火便得了燒飯菜，照亮，溫暖身體底效用；炸藥和雷電傷人更是可怕，利用他們便得了開山治病及種種工業上的效用；人類底強權也，算是一種自然力，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種排除黑暗障礙底效用。因此我覺得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，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，像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，實在是籠統的武斷的，決不是科學的。若有人不問讀書底目的如何，但只為讀書而讀書，不問革命底內

容如何，但只爲革命而革命，自然是可笑；現在若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，但只爲強權而反對強權，或者只爲強權而贊成強權，也未免陷於同一的謬誤。

從事實上說起來，第一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，利用國家，政治，法律等機關，把多數極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，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，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，自己站在國家地位，利用政治，法律等機關，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，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，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，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。若是不主張用強力，不主張階級戰爭，天天不要國家，政治，法律，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，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，天天利用政治，法律，如此夢想自由，便再過一萬年，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。法國底工團派，在世界勞動團體中總算是很有力量的了；但是他們不熱心階級戰爭，是要離開政治的，而政治却不肯離開他們，歐戰中被資產階級拿政權強迫他們犧牲了，今年「五一節」後又強迫他們屈



服了，他們的自由在那裏？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，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，是階級戰爭的學說；資產階級所歡迎的，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，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。勞動者自來沒有國家沒有政權，正因為過去及現在的國家政權，都在資產階級底手裏，所以他們才能夠施行他們的生產和分配方法來壓迫勞動階級；若勞動階級自己宣言永遠不要國家，不要政權，資產階級自然不勝感謝之至；你看現在全世界底國家對於布爾塞維克底防禦，壓迫，恐怖，比他們對於無政府黨利害的多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，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，站在優勝的地位，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；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，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至死灰復燃更是不易。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，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；利用法律的強權，防止他們的懶惰，掠奪，矯正他們的習慣，思想，都很是必要的方法。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，若主張不要政治，法律，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，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詔；因為他們隨時得着自由，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。所以各國

共和革命後，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，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。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，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，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。克魯巴特金國家論中所稱贊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敗的，他所指責的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何以發達起來的？這主要的原因，不用說一方面是自洽都市裏既不是以勞動階級為主體，又沒有強固的政治組織，因此讓君主貴族們壟斷了政權；一方面是新興的資本家利用自由主義，大家自由貿易起來，自由辦起實業來，自由虐待勞動者，自由把社會的資本集中到少數私人手裏，於是漸漸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資本階級，漸漸自由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的國家。我們明明白白曉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棄政權失敗的，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 (Unconscionable Freedom) 失敗的，勞動階級底枷鎖鏽分明是自由主義將他帶上的；現在理想的將來的社會，若仍舊妄想否認政治是徹底的改造，迷信自由主義萬能，豈不是睜着眼睛走錯路嗎？我因此深信許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強權主義，有時竟可以利用他爲善；許多人所歌頌讚美的自由主義，有時也可以利用他爲

惡；萬萬不可一概而論，因為凡強權主義皆善，凡自由主義皆惡，像這種籠統的大前提，已經由歷史底事實證明他在邏輯上的謬誤了。

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分，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；就是社會制度——私有財產制度，工銀勞動制度——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，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着消滅的。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，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，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，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；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（Economic Stimulus）才去勞動的工人，現在解除了刺激，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，一定會懶惰下來；如此一時社會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。少數人懶惰而衣食，已經釀成社會上的不平等；若由少數增至多數，這社會底生活資料如何維持呢？人類誠然有勞動的天性，有時也自然不須強迫；美術化的勞動和創造的勞動，更不是強迫所能成的，自來就不是經濟的刺激能夠令他進步的；所以工銀制度在人類文化的勞動上只有損而無益。至於人類基本生活的勞動，至少像那不潔的勞動，很苦的勞動，既然沒有經濟的刺激，又沒有法律

的強迫，說是人們自然會情願去做，真是自欺欺人的話；凡有真誠的態度討論社會問題的人，不應該說出這樣沒有徵驗的話來。制度變了，制度所造成的人類專己自私的野心，一時斷然不易消滅；倘然沒有法律裁判這種傾向，專制的帝王貴族就會發生在自由組織的社會裏；若要預防他將來發生，抵抗他已經發生，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強權了。更有一件事，就是人類底性慾本能和永續占有衝動合起來發生的男女問題；這問題是人生中問題中最神秘不可思議的部分，不但社會制度革命不能解決他，並且因為解除了經濟的政治的壓迫和誘惑，真的純粹的男女問題更要露骨的發生。這時候的男女問題內，並不夾雜着政治的經濟的影響和罪惡；倘由這種問題發生了侵犯個人及損害社會安寧的罪惡，也應該有點法律的裁制才好。

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，無政府黨所詛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，政治，法律，我們也應該詛咒的；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，政治，法律，我們是不應該詛咒的；若是詛咒他，到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把國家，政治，法律，

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，工具不好，只可改造他，不必將他拋棄不用。

(三)

不反對政治的人也有兩派：一是舊派，他們眼中的國家，就是『我國家數百年深仁厚澤』的國家，『學生這樣囂張還成個什麼國家』的國家；他們眼中的政治，就是『吳佩孚只是一個師長不配參與政治』的政治；他們眼中的法律，就是『王法』『國法』『大清律』的法律；這派底意見，我們犯不着批評。一是新派，他們雖不迷信政治，法律和國家有神秘的威權，他們却不知道政治法律和國家是一種工具，不必拋棄不用。在這一點上，我以他們爲然；但是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這工具，仍舊利用舊的工具來建設新的事業，這是我大不贊成的。這派人所依據的學說，就是所謂馬格斯修正派，也就是 Boer 死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，急進派所鄙薄所攻擊的社會黨也就是這個。中國此時還夠不上說真有這派人，不過頗有這種傾向，將來這種人必很有勢力要做我們唯一的敵人。

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，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，政治，法律底命，他

們仍主張議會主義，取競爭選舉的手段，加入（就是投降）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，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，法律，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；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，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。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？像這樣與虎謀皮爲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，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。

他們主張的國家社會主義，名爲社會民主黨，其實並不要求社會的民主主義，也不要求產業的民主化，只主張把生產工具集中在現存的國家——現存的資產階級底軍閥官僚盤踞爲惡的國家——手裏。 Wilhelm Liebknecht 批評這種國家社會主義道：這種國家社會主義，實在說起來只可叫做國家資本主義（State Capitalism），取其貌似投時所好來冒牌騙人罷了。德國底國家社會主義，嚴格說起來就是普魯士底國家社會主義，他的理想就是軍國的，地主的，警察的國家，他所最厭惡的就是民主主義。（見 Wilhelm Liebknecht, No Compromise, No Political Trading, P. 15.）這種國家社會主義的國

家裏面，勞動階級底奴隸狀態不但不減輕而且更要加重；因為國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資本家，比私的多數的資本家更要壟斷得多。這種國家裏面，國家的權力過大了，過於集中了，統一了，由消滅天才的創造力上論起來，恐怕比私產制度還要壞。這種國家裏面，不但無政府黨所詛咒的國家，政治，法律底罪惡不能剷除，而且更要加甚；因為資產階級底軍閥官僚從前只有政治的權力，現在又假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，把經濟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，這種專橫而且腐敗的階級，權力加多罪惡便自然加甚了。若是把這名義與權力送給世界上第一個貪污不法的中國軍閥官僚，那更是造孽不淺。

他們反對馬格斯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，他們反對勞動專政，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。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：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，迫於情勢，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，而且不能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，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；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，也是應該掃除的；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。（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）他們又忘記了馬格

斯曾說過：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底著作，到德國就全然失了精義了；并且階級爭鬥底意義從此在德國人手中抹去，他們還自己以為免了法國人的偏見……他們自以為不單是代表無產階級利害的，是代表人類本性底利害，就是代表全人類利害的；這種人類不屬於何種階級，算不得實際的存在，只有哲學空想的雲霧中是他存在的地方。（見前書第三章）

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，他們却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。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脚下歌功頌德，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，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，德謨克拉西到成了資產階級底護身符了。我敢說：若不經過階級戰爭，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，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，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。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，就是：『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！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！』他們自以為這是『進化的社會主義』，殊不知 Bebel 死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！



(四)

我的結論是：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，但不承認行政及做官爭地盤攘奪私的權利這等勾當可以冒充政治。

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，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，中世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，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，都是所有者的國家，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，都是掠奪底工具，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，不必根本廢棄他，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，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。

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，這個工具，却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（即掠奪階級）的國家，政治，法律，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。

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（即生產階級）的國家，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，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。後事如何，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。

一九二〇，九，一